

一  
个  
一  
个  
一  
个  
人

一个一个人

老郎阿切厚兒

大舅斷指 清源 胖子 好妙 節子 二頭  
于木空權 志遠 碗小 齋華 加楷 賦法  
張廷 十斤 菜林 行果 海華 李總 李牙

李

李

李

李

李

大

李

这是申赋渔的第四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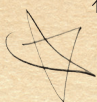
**申赋渔** 著有纪实文学集《不哭》、生态文学集《逝者如渡渡》、文化随笔集《光阴——中国人的节气》等。曾获孙犁编辑奖、冰心儿童图书奖、中国新闻奖、中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金、银、铜奖等。先后在《天津日报》《杭州日报》《福州日报》《石家庄日报》《西安晚报》等媒体开设专栏。现就职于《南京日报》。

序

一颗颗星，就是一个一个人

申赋渔

我一直相信，我是天上的某一颗星。这跟我奶奶有关。奶奶在我十岁的时候去世了。



小时候，奶奶经常牵着我给“看青”的爷爷送饭。所谓“看青”，就是在旷野里，用高粱秆和稻草搭一个“人”字型的小棚子，住在里面，守着地里的农作物，不要被人或者小兽偷盗。我们陪爷爷说几句话，等他吃好了，爷爷拎着马灯去地里巡视，奶奶收拾好碗筷，牵着我，穿过乡间的夜色回家。偶尔会看到流星，奶奶就会站住脚，念一句“阿弥陀佛”。她说，又一个人走了。所以从小就知道，天上的一颗星，就是地上一个人。

1988年，我18岁，没考上大学。正是收麦子的时候，我一声不吭地在地里干活。父亲知道了我的分数之后，就没再看我一眼。我没脸跟别人说话，而左邻右舍呢，也不搭理我。在乡间，高中生是一种很尴尬的人。农民已经不把我们当成他们一体的了，我们是读书人。没考上大学，我们又只能当农民。可是又当不好农民。乡亲们说我们成了“半吊子”。高不成，低不就。废了。割麦子到后半夜，整个田地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腰像要断了，我丢下镰刀，躺在麦把上，对着夜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满天都是星星，对着我闪闪烁烁。我忽然就想起奶奶的话。我想，我是哪一颗星呢？如果这会儿掉下来就好了。掉下来了，我就可以去见奶奶了。奶奶从来不会对我失望，她一定还是一脸的笑，慈爱地把我搂在

怀里。

在家里呆的时间并不长，也没法呆下去，我去了城里打工。做过木工、油漆工，后来在江南大学的江南书屋终于找到一份我喜欢的工作，当图书管理员。1992年夏天，江南书屋又倒闭了。

江南书屋在江南大学一幢教学楼的一楼，本来是一间教室。前面一半做了书屋，中间用高高的书柜一隔，里面一半是堆书的书库。我在书库的角落里清出一块地，放了一块木板，做我的床。

江南书屋倒闭了，我既没有了工作，也没了住处。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像一条认家的狗，又回到这个已经没有了江南书屋的教学楼。我爬到四楼露天的屋顶上，铺上席子，盖个毛巾被，望着星空发呆。月光很好，星星就显得有些稀落。我一颗一颗地看着。很亮很大的，我摇摇头，肯定不是我。闪烁不定，活泼快活的，也不是我。我朝远处看，找最偏的，最小的，最暗的。我就想，如果人真的是一颗星星就好了。就可以一直挂在天上，既不用吃饭，也不用找住处，更不会看到白眼。想到有人会对着天上的星星翻白眼，我忍不住笑了。

离开无锡，我去了广东。几经辗转，在佛山南海黄岐镇的一家家具厂做搬运工。已经是秋天了，这里还是热，而且蚊子特别大，可以隔着裤子叮人。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把车间里的双人沙发、床头柜等等，一件件扛到三楼的仓库，或者把仓库里的家具扛到

卡车上，每天如此。有天下午三点多，我抱着一只床头柜上到二楼，或许是有汗，或许是大累了，手一滑，柜子落下去，我赶忙伸出脚，让柜子砸在脚背上，幸亏这样，柜子只擦掉指甲大的一块漆。黑而瘦的女监工立即跑过来，一边骂我，一边拿个小本子记录，扣我的工钱。她让我把柜子重又送回车间。我一瘸一拐地在前面走，她跟在后面不停地骂，却骂不出什么新意，无非是蠢猪、狗屎、贱人。我明明是个男人，她却骂我是贱人。

晚上躺在席子上，脚肿痛的，很疼，怎么也睡不着。我们睡觉的地方，是一个长长的仓库。人字形的屋顶，水泥地。地上一个挨一个铺着席子，几十个人，一溜排躺着。正对着我的屋顶上，有一个方方的，小小的天窗。我睡不着，就一直盯着天窗看。忽然看到一颗很亮很大的星星。星星一动不动，对着我，像要抛给我什么。我心里一动，并立即变得欢喜起来。或许，这就是属于我的那一颗星星了。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了这个小镇。

我又流浪了许多年。一路上，我碰到了一个一个人。我常常想，他们也是一颗一颗的星星，或明或暗，或近或远，或大或小，他们高高悬挂在天幕，构成一个星空——我们时代的天空。而那些星星，也照耀着我灰暗而平凡的人生。

## 目录

序 · 一颗一颗星，就是一个一个人 .....	004
1979 · 一个 一 个 找 肉 的人 .....	010
1981 · 一个 撕 光 小 人 书 的人 .....	016
1982 · 一个 寻 找 逃 跑 老 婆 的人 .....	022
1985 · 一个 爱 上 鞋 匠 的人 .....	028
1987 · 一个 谈 恋 爱 被 开 除 的人 .....	034
1988 · 一个 我 叫 他 大 舅 的人 .....	040
1989 · 一个 高 调 唱 歌 的人 .....	046
1990 · 一个 想 当 诗 人 的人 .....	052
1991 · 一个 在 雪 地 里 徘 徊 的人 .....	058
1992 · 一个 在 卖 肉 时 写 毛 笔 字 的人 .....	064
1992 · 一个 卖 玉 米 的人 .....	070
1992 · 一个 断 了 食 指 的人 .....	076
1993 · 一个 被 当 成 小 偷 的人 .....	082
1993 · 一个 把 我 从 拘 留 所 救 出 来 的人 .....	092
1994 · 一个 没 挤 上 火 车 的人 .....	100

1994·一个有气质的人	106
1995·一个不谈琐事的人	112
1995·一个在轮船上聚了又散了的人	118
1996·一个卷进了碎尸案的人	124
1996·一个故意被捕的人	130
1997·一个变成了绅士的人	138
1997·一个半夜起来喝酒的人	144
1997·一个摇摆在理想与现实中的人	150
1997·一个玩失踪的人	158
1998·一个终于没能发表文章的人	168
1999·一个想做善人的人	174
1999·一个找寻小喇叭的人	180
2004·一个捡了张百万支票的人	186
2007·一个追求人生意的人	198
2008·一个自以为变态的人	204
2012·写在后面	212
2012·一个设计这本书的人	214

1979

1979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因为顽皮，经常挨父亲的打。但我的确是很自尊的孩子。那时候，村里难得飘肉香。只有家里来客人了，才会去称几两肉。我和弟弟，每当看到人家来客人，就立即走开。怕人家以为我们要赖在那里，等一块肉吃。

## 一个一个找肉的人

刚上小学的那段时间，村子里的孩子们特别痴迷收集火花。农村里火柴叫洋火，品种比较单一，所以收集比较困难。有一次，我家西边的大网叔，不知从哪里买了一打罕见的火柴。图案是一个古代美女，印在薄薄的纸上，贴在火柴盒上。因为难得，大家都虎视眈眈地守着，等火柴用光，盒子空了，立即抢走。

那天放学回来，我扔下书包，拔脚就朝大网叔家跑。进他家门的时候，一头撞在大网婶的怀里。大网婶斥责我：“莽张飞。”边说边走出门去。我顾不得理她，一头钻进厨房，在她家的灶台上下到处摸索。摸了半天，只有一只刚用了半盒的火柴，不好拿，满心失望，空手而归。

晚上，我盛了一碗大麦稀饭，因为嫌烫，正低着头吹气，忽然大网婶哭哭啼啼闯了进来。

“大鱼儿，可曾望见我放在釜冠（锅盖）上的肉？”

我茫然无措地摇摇头。

大网婶哭起来：“讨债鬼今朝生日，我让大网去称了点儿肉。

讨债鬼，今年一年还不曾尝过肉星子。哪晓得，肉放在釜冠上，我到园田里去摘了两根菜，家来，肉就没得了。我出门的时候，撞到大鱼儿往锅上跑，就来问问。”

“我没看到。我找洋火盒子的，没找到……”话没说完，父亲劈头就是一巴掌，头撞在碗上，一碗稀饭泼翻在桌上。

“我没看到肉。”我哭喊着，眼泪掉下来。父亲扬手又要打我，被奶奶拦住。

“你什么时候看到我家伢儿拿人家一个针线的？你不要见到风就是雨。”奶奶一把抱我过去，护在怀里。

父亲从抽屉里拿了手电筒，对大网婶说：“不要急，你不要在这里哭，我跟你找去。找不到，我称肉还你。”

奶奶听父亲要称肉还她家，急得匆忙牵上我，跟在后面，一起去大网叔家。

大网叔蹲在门槛外面的屋檐下，抱着手臂，一声不吭，看我们过来，也不站起身来。显然已经找了一阵子，找不到，在生闷气。大网叔六岁的孩子，手里端着个土霉素瓶子做的煤油灯，抽抽泣泣，还在床前桌脚地找着。

父亲先在锅台上找，连放灶王爷像的木牌后面都找了。接着又打开碗橱找，在地上找。奶奶用一根木棍，反复地捅着他家的炉灶。大网婶淌着眼泪跟在后面，既不帮忙，也不说话。小孩牵

着她的衣角，亦步亦趋地跟着。

厨房里找完，父亲又到堂屋找，堂屋找了，又在卧房找。他是知道的，我不会偷肉。可是，如果找不到肉，那就是我偷的。父亲的眼里直冒火，他一看我，我就躲到奶奶的后面。

大网叔还在门口蹲着。他是个老实人。平时看到我，从来都是笑眯眯的。在家，也一直是被大网婶吆来喝去。整天只知道干活，很少说话。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父亲、奶奶、大网婶，呆呆地站在堂屋的中央。我的心里惊恐万状。看我们不找了，大网叔的儿子，去拉他，说：“爸爸，我要吃肉，我要吃肉。”大网叔反手一巴掌，打在他屁股上。他大哭起来。大网婶冲过去，一把把他推坐到地上，哭着说：“你还有脸打伢儿。”

大网叔站起身来，重重地给了大网婶一巴掌。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大网叔打大网婶。大网婶呆住，不哭了，也不闹，就呆呆地站着。大网叔走到我父亲身边，对父亲说：“哥，你回去，没你们的事。大鱼儿是不会拿我们家的肉的。这个孩子我知道。不要难为孩子。只怕是被猫狗拖走了。”

父亲无言以对，什么也没说，扯着我的手往家走，我不肯跟他走。我知道，他拖我回家，是要打我。我死命地拉着奶奶的衣服。奶奶用双臂护着我，骂着父亲。让他走，让他不要回家。

父亲走了，奶奶牵着我，慢慢往家走。回家要从大网叔家左前面的养猪棚经过。里面的猪发出一阵阵哄闹声。一家人忙着找肉，连猪都忘了喂了。

已经走过棚子门口了，奶奶突然回过头，朝里面走去。大网婶立即跟了过来。奶奶端了挂在猪栏上的煤油灯，低下身子，朝猪食槽望去。两头猪用嘴在拱着什么。

奶奶把猪赶开，用手从猪食槽里拎出一块东西，凑近灯一看，是肉。

大网婶一把抢过去，脸上还满是泪呢，立即就笑了。顾不得粘在肉上的糠和猪食，拎了就往厨房里跑。奶奶说，恐怕是被猫叼到猪圈里了。还好，肉好好的，一点没被吃掉。

回家之后，我没有吃饭，洗洗就上床睡了。睡梦中，忽然被奶奶摇醒。奶奶端了一碗米饭，米饭的最上面，摆放着两块大大的肉。

我们这里有个风俗，如果哪家有客人来，或是为什么事，烧肉了，一定会给左邻右舍送一碗饭，饭上放一块肉，浇些肉汤。

今天，大网叔家，是特意多给了一块肉。我知道，那是给我的。我跟奶奶说：“奶奶，我不吃。我要睡。”

我翻过身，用被子蒙着头。奶奶走了。我在被子里，默默流着泪。

想 吃 这 块 肉 才 掉 泪

1981

1981年，我上小学五年级。父亲撕光了我所有的小人书。多少年之后，一群中年人聚在一起，说起童年，总是要提到小人书。那也算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对于我个人，那记忆的色彩却不一样。

